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

追一代青春，燃一腔热血。口碑好剧《觉醒年代》一经播出便圈粉无数。其中镜头的运转、细节的把握、典故的化用、台词的推敲，无不让我们沉下心来，感受先辈心脏搏动的力道。那今天，我们便借用这部剧，聊一聊我们今天的青年。

《觉醒年代》剧中陈独秀愤怒的说：“中国之所以这么窝囊，就因为郭心刚太少，胡适之太多。”

诚然，每个时代都有保守者与激进者，未到终局，没有人能够说清楚孰是孰非。强硬也好，温和也罢，自古亦然，本无可厚非。但要是嘴上讲的是主义，心里想的是生意，变他人信仰为自身利益，那便是绝不讲操守的，是会遭到历史唾弃的。

在国土沦丧，民不聊生之际，胡适博士闭口不谈政治，躲在象牙塔里自娱自乐，打牌，吹牛，和女学生谈笑，做些半拉子学术，感叹着岁月静好。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导师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机会主义两面人。口口声声讲是为了仲甫兄好，为了《新青年》好，为了北大好，实则是困于利己主义的藩篱——御时代之风，扬利己之帆。人性练达的胡博士深谙权力的支点和利益的杠杆。在新文化运动如火如荼之际，取巧钻营，谋得“青年导师”，北大教授的头衔。在需要为时代，为民族挺身而出的时候，胡博士却“卧薪尝胆”，一忍再忍，一退再退。

眼看一个个有志青年，熟门熟路地堕落了，许多“个人”加起来，便是“时代”。幸运的是，在国家兴亡之际，中国青年站了出来，他们摒弃投鼠忌器的顾虑，下定破釜沉舟的决心；他们只身擎国难，视死忽如归；他们能做事的做事，能发声的发声。五四爱国运动中牺牲的第一位学生郭钦光就是这样的一位觉醒者。五四运动爆发，身患严重肺病的郭钦光，仍抱着“以死作气，以命醒民”的决心，同千千万万觉醒者一道，为了国家的主权不受侵犯，为了中华民族的觉醒，奔走呼号、奋力抗争。最终因悲愤交加又劳累过度，在二十四岁那年永远离开了我们。他是“力争青岛，死重泰山”的郭钦光，是剧中一夜白头的郭心刚的原型。他的死，化作了一丝微光，划破了漫漫无际的黑夜。此后，他的追随者一个个站了起来，构成了中华民族傲然挺立的脊梁。

伟大的精神，纵贯历史长河，始终指引前进的方向。激荡的青春，任凭时代更迭，永远绽放耀眼的光芒。他们曾在风雨飘摇中将历史的大任压在肩头，而时代的伟业也终将汇聚在我们手中。金一南将军曾讲：“两种人最可怕，有信仰的书生和拿起武器的农民。”而今天的我们，是否还能以壮勇之气在历史的长河中去重现击筑饮酒，易水剑歌？是否还能以自由之精神、敏锐之直觉。活泼之生命去创造环境，去征服历史？《觉醒年代》中的“觉醒”二字，不仅仅只是对历史的描述，同时也是对今人的告诫——像郭心刚一样成为担负历史使命的猛士，而不是成为胡适那样的精致利己主义者。铭记来时路，不忘梦归处。“国家不可一日无青年，青年不可一日无觉醒。”这是李大钊在《晨钟报》创刊号上写下的话。觉醒之意志，铸就无悔之青春。新冠疫情的战场上，青年医护用生命赴使命，用大爱佑众生；喀喇昆仑的高原上，青年战士用热血抵挡严寒，用生命守护界碑：灾情紧急的火场中，青年消防用勇毅与时间赛跑，用担当书写逆行……是青年，就理当如此：少一些望洋兴叹的徒劳，多一些直挂云帆的勇气；少一些“关我何事”的冷漠，多一些“匹夫有责”的担当。

这正是：灯蛾扑火似无成，是是非非评不清。我说灯蛾死可贵，粉身碎骨向光明。

李鑫宇

文学院

作者姓名：李鑫宇

学号：203100120

联系方式：15937209095

专业班级： 20级汉语言文学班